

死亡

特雷布林卡

1942-1943

最后一个
犹太幸存者的回忆录

【波兰】奇尔·拉什曼 著
徐小微 译

Chil Rajchman

Je suis
le dernier Juif

Treblinka
(1942-1943)

 上海文艺出版社

死亡特雷布林卡

1942-1943

最后一个犹太幸存者的回忆录

【波兰】奇尔·拉什曼 著
徐小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特雷布林卡:1942~1943:最后一个犹太幸存者的回忆录
/(波)拉什曼著;徐小微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321-5659-7

I. ①死… II. ①拉…②徐… III. ①回忆录-波兰-现代

IV. ①I5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7251 号

© Chil Rajchman for the original Yiddish text.

© Les Arènes, Paris,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4-693

死亡特雷布林卡:1942~1943

——最后一个犹太幸存者的回忆录

(波)拉什曼 著 徐小微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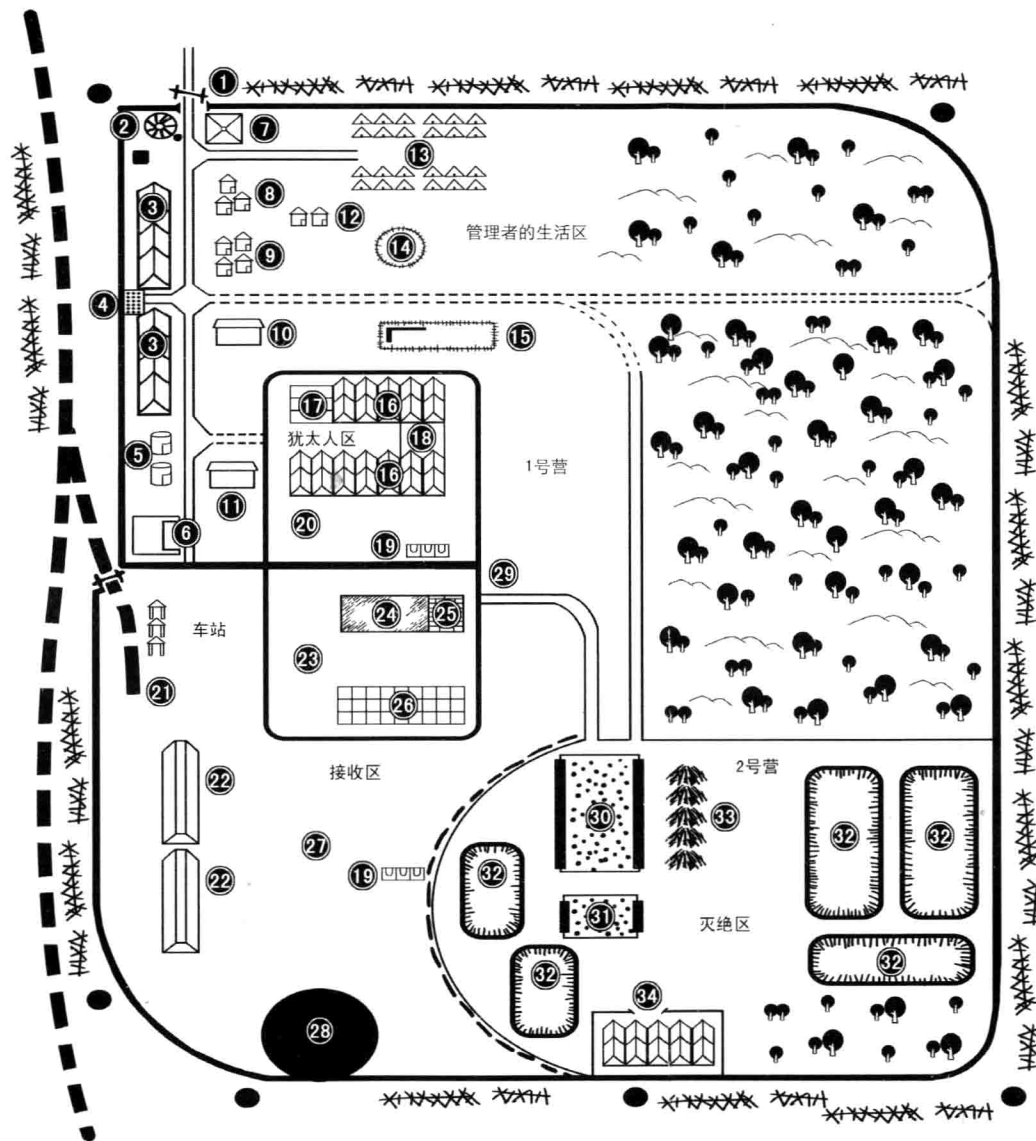
开本 889×112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205,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59-7/K · 353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1943 年春的特雷布林卡灭绝集中营

集中营的场地周围环绕着铁丝网，尺寸相对较小：600 米长，400 米宽。灭绝区位于内部。1942 年 12 月，月台前建了一个假车站，以向抵达者们更好地隐瞒这个地方的性质。集中营当时马力全开，每天接收 6 趟火车。

1 号营：党卫军管理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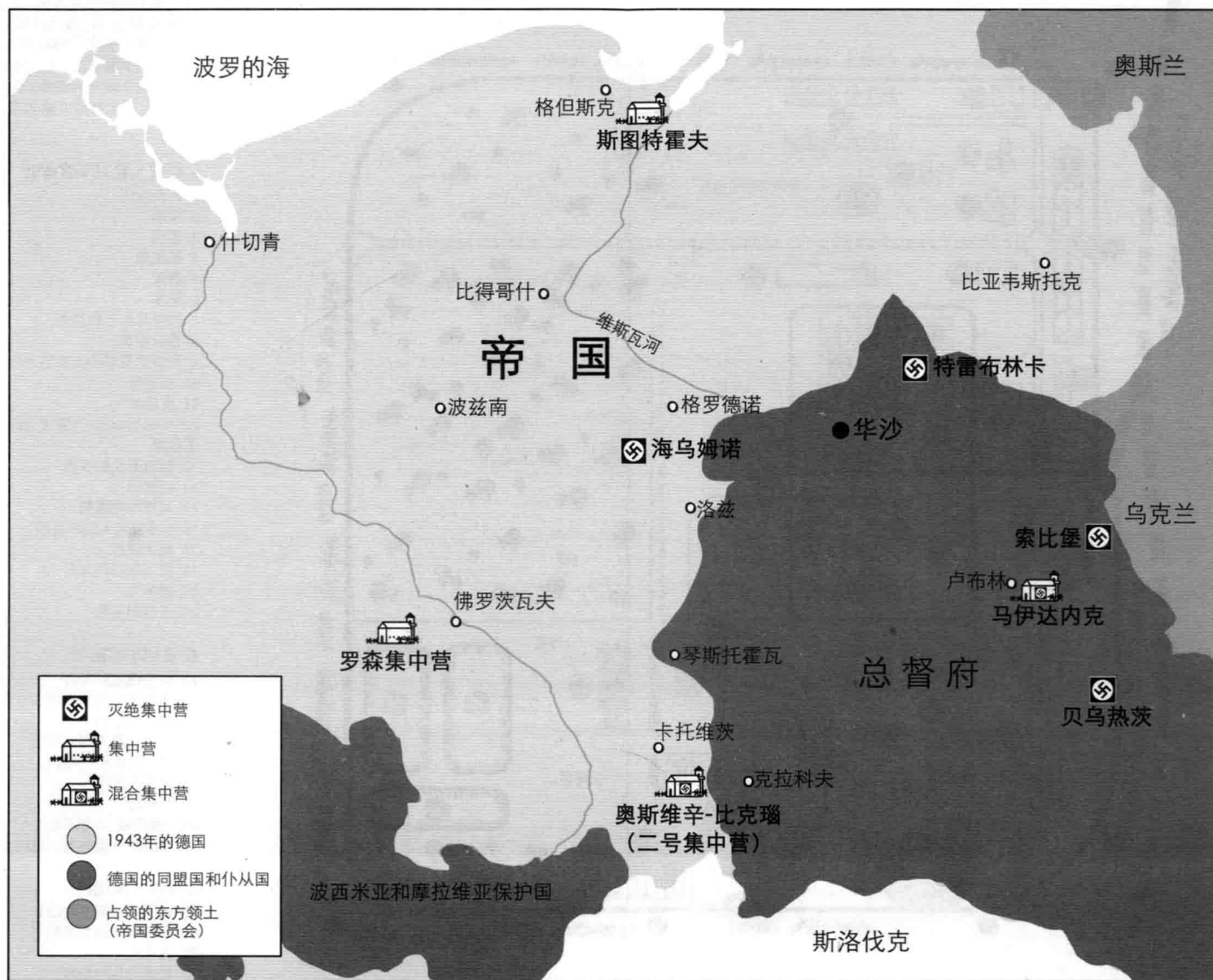
- 1 入口大门
- 2 岗哨
- 3 营房
- 4 军械库
- 5 油泵
- 6 车库
- 7 指挥官办公和住所
- 8 服务建筑
- 9 充当党卫军仆人的犯人住的木板房
- 10 面包房
- 11 食品库
- 12 “Goldjuden”（管黄金的犹太人）的工作间
- 13 辅助卫兵的营房
- 14 动物园
- 15 马厩和牲畜棚
- 16 1 号营犯人的木板房
- 17 犯人厨房
- 18 钳工和打铁车间
- 19 厕所
- 20 点名的空地

接收列车的区域

- 21 列车抵达的月台
- 22 伪装成车站的衣服和行李的存放处
- 23 集合的空地
- 24 女人们脱衣服的房间
- 25 理发师的木板房
- 26 行李存放室
- 27 分拣区
- 28 “隔离站”（处决地）
- 29 “走廊”（通向毒气室的小路）

2 号营：灭绝区

- 30 毒气室（第 2 阶段）
- 31 毒气室（第 1 阶段）
- 32 万人坑
- 33 焚烧尸体的柴堆
- 34 2 号营犯人的木板房



1943 年的波兰地域示意图

献给所有那些无法听到这段历史的人：

安德烈、丹尼尔、何塞·拉什曼。

“作家的职责是讲述可怖的真相，读者的责任是了解这种真相。转过身去，闭上眼睛，扬长而去，等于在侮辱对逝者的追思。”

——瓦西里·格罗斯曼¹

“新的每一天都是明亮、珍贵、独特的时代结束了：未来耸立在我们面前，灰暗不成形状，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对我们而言，历史停止了。”

——普里莫·莱维²

1. 瓦西里·格罗斯曼 (1905—1964)，苏联著名作家。——编者注

2. 普里莫·莱维 (1919—1987)，犹太裔意大利小说家、化学家。二战期间，莱维曾被捕并关押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为 174517 号囚犯，直到苏联红军在 1945 年解放了这座集中营，他才重获自由，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编者注

前言

“阴郁的列车带我奔向这个地方。它们来自四面八方，东南西北。不管白天黑夜，无论四季，春夏秋冬。列车畅通无阻不断抵达这里，每一天特雷布林卡都更加繁荣。列车来得越多，特雷布林卡的容纳能力就越强。”

从这段用叙述者的母语意第绪语写成的证言一开始，“我”就消失在驶向特雷布林卡这个共同命运之地的一列列幻影般的火车中。数不清的人们进入这座死亡工厂，被它一口吞掉了。

奇尔·拉什曼是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在1943年8月2日集中营起义那天——这天是他的第二个降生日，他

在某次证词中这样说¹——之后，他从一个藏身之地到另一个藏身之地，最后来到华沙。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在一个记事本上记录了在特雷布林卡度过的十个月。这篇文字因此属于一种非常特别、范围很小的文学类型：战争尚未结束时，在死亡阴影下写成的文字，目的是留存那些超出人想象的事件的痕迹。

还有另外两篇这个类型的文字保存了下来。卡莱尔·贝勒科特尼克，曾经在离华沙几公里的度假胜地奥特沃茨克的犹太区担任警察，他逃过了犹太区的“清洗”，流浪了一段时间后藏在“雅利安人的”华沙，在藏身处用波兰语写了一部以《我是一个杀人犯吗？》为标题出版的作品²。西姆哈·古特曼，跟儿子一起逃过了普沃茨克犹太区的“清洗”，在去华沙的路上写了自己的回忆录。西

1. USC 浩劫基金学院，洛杉矶，1994年10月24日。

2. 卡莱尔·贝勒科特尼克，《我是一个杀人犯吗？》，由 Aleksandra Kroh 和 Paul Zawadski 从波兰语译为法语，Jacques Burko 和 Annette Wieviorka 作序，Liana Levi 出版社，1995。

姆哈·古特曼和卡莱尔·贝勒科特尼克都在华沙起义中去世¹。

这三篇文字中，作者都在他们想要描述的东西面前消失了。叙述得直接、暴力、露骨，对于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缺乏宽容，甚至从未试图有所篡改，这只能用他们对自己能幸存下来的不确定来解释。他们所见证的事实，压倒了构建一种自我形象的欲望，或者引起别人同情或怜悯的欲望。

奇尔·拉什曼先是在波兰，然后是在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移民路上完成了这篇证言。他在乌拉圭成立了家庭，有一份工作。他是否曾试图将它公诸于众？这完全无法确定。奇尔·拉什曼，像他的伙伴们一样，在伊万·德米扬鲁克被剥夺国籍的审判²中出庭作证，尽管他

1. 西姆哈·古特曼、妮可·拉皮埃尔编辑并出版的《失而复得之书》，由 Aby Wieviorka 从意第绪语译为法语，Plon 出版社，1991。

2. 对德米扬鲁克的第一场审判发生在克利夫兰。按照 1981 年 6 月 23 日的司法裁决，他失去了美国国籍，然后被转移到以色列，1987 年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被定罪后，因为对于其身份的“无罪推定”，他被免于起诉并被以色列司法机关释放。

比较晚才参与进来；拉什曼认为这个伊万·德米扬鲁克就是在特雷布林卡——然后在耶路撒冷——启动毒气的那个“恐怖伊万”。因此在乌拉圭，他成了幸存者的主要代表。直到今天我們才可能读到它。

这篇幅短小的叙述充满了恐怖美感与力量，讲述了特雷布林卡生活令人惶恐的模糊画面，没有受到其他证言或者学术知识的干扰。男人们在鞭打下不停奔跑，剃光女人的头发，拔下尸体的假牙，抬着腐烂的尸体奔跑。在奇尔·拉什曼的文字中，没有出现过多的名字——库尔特·弗兰兹，当然，还有他的狗巴里；马提亚斯，可能是党卫军亚瑟·马特斯；几个绰号，正如人们在意第绪语中喜欢做的那样。党卫军变成了“杀人犯”。把成千上万具腐烂的尸体成功火化并发明了一个由铁轨组成的巧妙焚烧系统的男人，集中营里的人们不知道他的身份（可能是赫伯特·弗洛斯），给他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绰号是“艺术家”。

叙述中也没有什么日期，除了起义的日期——1943年8月2日。起义造成很多人死亡，但也让几百名被拘禁在集中营的人逃走。很多人被杀了。大搜查之后他们当中大多数又被抓了回去；战后只有几十人活下来。

想进一步了解作者的话，有必要参考除了他的叙述之外的其他来源¹。奇尔·拉什曼于1914年6月14日出生在波兰的罗兹。他跟父亲、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在那里生活到战争爆发，他的母亲已于1931年去世。罗兹位于波兰东部的沃森兰德，这个地区附属德国，后来变成了利茨曼施塔特。他的一个兄弟成功来到附属苏联的波兰领土，在战争中幸存下来。1939年10月，奇尔和他最小的妹妹——姐姐已经结婚了——来到距离华沙二十几公里的普鲁什库夫市的总督府中。家里其他人留在罗兹，很快被封闭在犹太区之中。奇尔暂时被征调去劳役营强制劳动，而妹妹被送到华沙的犹太区，当普鲁什库夫的

1. 特别是华盛顿联合大屠杀纪念馆1988年12月7日收集的。

劳役营解散时，他去华沙找她，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运到了那里。

通过他从未解释过的渠道，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个日子，他成功地弄到身份证件，依然跟他妹妹一起，来到卢布林东北三十几公里的奥斯特鲁夫。在他的回忆中，他跟妹妹度过的这段时光是一段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日子。直到德国人决定该地区应该成为 Judenfrei¹、不再存有犹太人的时候，他跟妹妹和周围镇子的所有犹太人一起被带到了卢巴尔图夫。

于是叙述开始了：“阴郁的列车带我奔向这个地方”。这个他一无所知的特雷布林卡。

奇尔·拉什曼经历了“地狱特雷布林卡”，这里借用的是 1945 年翻译并出版的小册子²的标题，这本小册子

1. Judenfrei 或 Judenrein 是纳粹术语，特指在一个地区划定一个“清洗”犹太人的大屠杀时间段。——编者注

2. 瓦萨里·格罗斯曼，《地狱特雷布林卡》，格诺贝尔，1945。在让-弗朗索瓦·斯坦纳的小说《特雷布林卡》的成功及其引发的论战之后，这本书于 1966 年再版。它出现在伊利亚·爱伦堡和瓦萨里·格罗斯曼收录的《黑色之书——文字与证言》中，Solin, Actes Sud, 1995, 868—903 页。